

高懷也哉。切希垂念。乃祖之道。危如累卵。不倦槌拂。發揮正宗。無窮法利。溥賑迷徒。是則副恩。不肖小弟等。所以渴望。至祝至禱。問及元泰。今夏在此聚首。渠又無日不慕。左右道風。怕是秋涼。將宗禪同去。執侍座下。也不定。姑此略布。極熱。爲法保齋。不宣。

又

久稽上問。媿負劇深。區區東望。徒增懷仰。此日槌拂之餘。法候清勝。左右方歸國。未及周歲。榮領辟命之兩次。竊喜。巨瑞之遷。匪伊可俟。師祖法燈滅而再燄也。從來關東京師名刹。屢換庸主。到我左右。猶未聞登擢何也。胡爲公道遽然坎珂。度亦黑衣宰相議論。執已爾耶。凡有意叢林者。就不嘆息。豈獨契眷之末也哉。左右大節實行。當克振於晚節。切冀益加保齋。禱祝之極。去年秋。西祖頂山兄。疾既亟矣。招恐垂涕訣別。苦屬其徒曰。待我溘然。請愚用補遺席。雖大非所欲。情義所在。不忍以存沒二其心。故勉強從之。小祥已除。乃歸隱尺田。明禪尋以安國無可任。灑掃者。又被誦兄。擢撥不獲。已往來兩寺之間。隨分從事。常住未免時或少。冗煩慮報緣難逃。累廢村院主名。自羞自笑耳。輒有少懇于聞。僧嗣禪人頂山兄。鍾愛之子。爲人柔和質直。敢無滂子之過。侍奉本師。八更裘葛。迨乎其沒。從愚而游。又一年。蓋受佗遺付耳。嚮慕風久之。特去要求。依棲左右。其見許否。渠亦薄有勤幹之資。莅事恐不有失。衣鉢闕裏。如闕其人。似試可用之。伏乞賜收錄。餘無所望。此間刀子古今有名。只剃刀底。不如和州好。適有人寄一雙來。謾此馳納。幸恕微澆。會見何日。臨書惘然。爲法自重。不備。

又

上覆。玆者區區奉屈。無佗祇欲共嚼苦茗。食淡飯。而少慰遠別之懷耳。想亦人事繁冗。打疊行李未辦。今既不敢勉強到請矣。前見許進發日。蒙賜面達。感戴至意。然迂回兩里路也。是許多擔閣。切勿下訪爲幸。乃米麵等零碎物子。件件少許。上納。媿作可量。要兄候謁。參隨一舉。與佗商量也好。昨以數紙。干瀆神用。得罪得罪。餘付要兄道達。不備。

又

再拜。明禪堂上和尙侍者。三陽交泰。萬物發榮。伏惟卽辰尊候。動止起居。萬福。來二十八日。故靈叟七周忌辰。緣是燈節以後。來此與佗徒弟等相共看。五部大乘經。預取今日啓建。被忙冗牽。尙不及上問。獲罪之至。更過五日。看讀事畢。卽詣上刹。以竭瞻拜之忱。敢望慈察。不宣。

又

久不致起居之間。企仰增深。此日伏惟壽體清勝。動止萬福。近承榮遷。金峰名藍。是乃湖海衲子所共欽羨。矧吾儕忝居友末。忻慰豈可勝言乎。第恨相違濶遠。無緣參慶。只望法席徒馳。鄙情耳。亦聞象外和尚。已領巨福。雲山蚤董。龜峰不意見師祖之道。復振於世。私以爲喜不少。某在此山中。粗要衰晚。春薇秋栗。枯淡中極有味也。惜無人能知。斯樂者。呵呵。嗣兄昨齋所賜手翰。歸既而路上。爲赤眉輩奪得去。靡知所以見教之旨。至今懷憾良多矣。因便再示及一字。幸甚。少懇奉白。此椿禪者。乃智覺法孫。爲人穩實。薄有英敏之姿。進學不倦。恐成就法器者耶。如今不憚千里艱辛。特往致拜。函丈其志勤矣。敢希一賜延見。真爲幸也。區區所懷。百不盡一。餘惟萬萬上爲大法。益加保齋。不宣。

寄濟禪人

昨日到安國寺一宿，齋罷當歸，明禪早晨偶檢點行李，忽得前日見惠綿襖，且驚且媿矣。竊忖已行解尋常，同衆受用底粥飯，尚其恐異時鐵丸銅汁也。何況別領常住巨費乎？不是虛飾謝遣而要求，無貪之譽，實媿龍天鑑裁耳。今令抑而受之，更增地獄業因。豈是道人所以推及法友之義哉？重取回納，望慈容只恐有負諸兄厚意，慚惶之極，不宣。

又

早晨爲取紙筆蓋子等，撥遣僕夫去了也。然專价送來，感作之極。綿襖昨已違拒盛意，何以逃德，還蒙過稱，如此惶媿，曷可勝言。上元之後，必須回也。餘候面既，不備。

寄無夢和尚

某甲拜覆，雄峰前前版座元禪師，遠奉既是幾乎三十有餘年，然無一日不在瞻望風采之中。忽辱過訪，忻慰之至，豈可勝言哉。第恨象駕登途太疾，不獲陪從清談，究盡欸曲耳。羶羊皮一片，羶茶二袋，聊表微忱者，幸勿罪洩，伏希慈亮，爲道自重，不備。

寄震巖和尚

掛別候更，晦朔唯日增，馳仰耳。昨忽領手教，時在洛中，來人亦急求回去，仍無暇裁答。因循到今，媿悚之至。尊兄乍住上刹，恐是不濟事多矣。干煩道慮，然吾兄才識超卓，量度宏深，以推誠護宗，垂慈拯物爲念，則兇肝無狀之徒，當自斂衽服膺，凡可消忍之一字，爲調伏衆魔器械者乎。稍待盜賊衰止，路途清平，卽往展奉，非面問既，略布不宣。

與月心和尙

新命定林堂上月心和尙座前，卽辰伏審，光膺公府峻擢，榮領定林名藍，非惟重揚佛燈光輝，具瞻鼎新祖室梁棟，矧乎月翁昔日最初開法之場，吾兄今朝應世權輿于此，雖各自道行時至，是因緣際遇甚奇，大凡群衲咸增忻誠，況復孤貧忝居眷末，多幸弊庵上刹，相距不涉多程，竹杖芒鞋屢詣奉接清話，豈圖衰暮獲茲佳期，日望象駕之遺，幾時出幘廬而佇立，切冀快登祝座，朗振雷音，聳動人天，何疑高遷巨瑞，未晚若時珍育，式副願言，不備。

啓三條殿

某甲誠恐頓首謹啓。三條殿閣下，比日伏承被下。宸翰言進奉山中平生提持一句，并一日可踏長安之士云云，玆者某望天焚香跪讀，驚且竊顧，某識性蒙昧，道學空疎，退臥窮山，待盡殘喘，寧亦有俚語而可備叙覽，實難應。

明詔唯深自媿，嘆耳切冀閣下導區區微忱，上達于聖聽，下情靡勝，激切屏營，銘感之至。某誠恐頓首謹啓。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三終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四

法語

奉答再賜

手詔

昔法常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即心即佛。常於言下大悟，便往大梅山卓庵而住。馬大師聞得，令僧去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常云：馬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向者裏住。僧云：馬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常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爾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僧歸舉示馬大師。師云：梅子熟也。

恭惟辱蒙被下

手詔懇求一句子禪，私願某法社庸流叢林晚學，全昧宗乘，退守頑愚耳。竊念古德云：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開不容髮，直得三世諸佛縮舌，歷代祖師吞聲。然雖若斯，既賜詔旨，及再無處逃避，勉強繕寫如上。因緣謹以進奏，伏願

陛下萬機餘暇，一切時中，將箇即心即佛之四言，置子

宸襟，起大疑情，勇猛精進，舉覺提撕，嘗聞大疑之下有大悟，小疑之下有小悟。疑來疑去，忽爾疑情破，則頓見本來面目，明徹本地風光。那時覓心終不可得，寧復何佛之云哉。非翹坐斷報

化佛頭，亦須恢興唐虞帝業者耶。至祝至祝。

答鎌倉源左典廐基氏

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臥，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遮刀子，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又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又云：但辨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厓崖去。崖來，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又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做玄妙領略，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卻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

伏承遠馳台翰，忝蒙問及工夫用心之旨訣，衰朽何人，仰荷台誠，徧于此乎。下情靡勝，慚惶之至。是以抄寫大慧書中數句，聊備嚴覽。大凡提話頭做工夫，最捷徑簡直，成佛做祖基本也。雖然，只在當人信得及而已。切冀閣下將箇無字，置子鈞抱，四威儀內，二六時中，猛著精彩，逼起疑情，參去參來，靡有間斷。所謂重昏蠱散，浮念雜想，不待遣自遣，厥志堅密不退，參未透，悟未徹，在入識田中，永做道種，生生不失人身。世世不墮惡趣，再出頭來，一聞千悟，先哲垂訓，豈欺人哉。假使逗到臘月三十日，生死魔軍卸甲歸降，閻家老子歛衽服膺，夫之謂橫按金剛王。

寶劍坐斷宇宙沒量大人者耶。

示月舟居士

參禪是猛烈大丈夫事業，非怯弱劣機所宜趾及也。所以云：若論戰，箇箇力在轉處，亦云：如一人與萬人戰，相似或云：騎賊馬追賊及臨濟兒孫單刀直入，恰如勇夫赴敵，不顧危亡，然後腳踏實地，手握吹毛，一斬一切，斬了一了，須是具如上體裁，摧伏生死魔軍者哉。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何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從上士大夫學道，如此穩實，如此勇猛，望公奮發，慕聞希顏之志，猛著精彩看。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時節到來，驀地瞥脫，心華燦發，照十方空，只要辨取久遠不退轉身心。綿綿密密究來，究去，假使今生雖打未徹，生生不失人身，世世得生善處，遇真正知識，一聞千悟之必矣。更有一句子，向未點筆以前，兩手分付了也，急著眼看。

示廬山居士

參禪是猛烈大丈夫之事業也。手提金剛王寶劍，不問佛來魔來，若有嬰之，尸橫萬里，縱向威音那畔空劫以前行履，正是階下跌漢，實非與它知解情量。葛藤露布，被羅籠底所可窺覷者耶。脫未到遮般田地，且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之話頭。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下萬緣，把做一件綿綿密密究將去，不得教有閒斷。驀忽打破桶底子，方知本來真面目，只在此山中。廬山居士，遠來出紙求語，爲警策，迅筆塞來命矣。

示絕倫居士

參禪實非隈隈種種淺根劣器所宜企及，須要向上人，直下坐斷橫按吹毛，佛來也斬，祖來也斬，更說甚麼生死無明，菩提涅槃，如此行履，如此受用，方與自己腳跟下事，少分相應者也。其倘或未到這般田地，只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之話，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切莫須臾放捨，如一人與萬人戰，亦如救頭燃線，綿密密著力參究，是什麼道理，日久歲深，工夫熟伎倆盡，能所忘，知解泯，忽爾打破漆桶，拶透牢關，乃謂之猛烈大丈夫事業者哉。絕倫居士，特特來山中需語，不獲已，迅筆云。

示道觀禪門

弟子道觀，常接雲水之僧，其志實可嘉也。昔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天神曰：齋僧功德最大。教中又曰：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汝今不須揀擇，有心無心，聖僧凡僧，一味平等，而用供養，超越如上功德，豈惟百萬倍者耶。仍示以偈云：齋僧功德誠難測，勿問聖凡同運慈。若是此心長不退，直登佛地有何疑。

示了清道人

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其僧言：下大悟，凡太近而難見者，心也太遠而易親者，佛也。迷心則凡，悟心則聖，全無男女老幼智愚人畜等異矣。是故法華會上，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正覺，豈非八歲龍女之做乎。昔巖頭和尚嘗作渡子，有一婆子抱兒而來，問呈繞舞，掉卽不問，婆子手中兒子，何處得來。巖頭便打一棒，婆子云：我乳七子，六箇不遇知音。

這箇亦不消得，乃抛于水中，是箇婆子便參得，卽心是佛底樣子哉。了清道人寄紙來求警策，直筆以贈。

示真照居士

真照居士請予需別稱，因號曰徹源，蓋名之與實，猶影之與形，捨形覓影，無有是處，捨實覓名，亦復如是。汝今既得此名，欲得與其實相應，正宜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念，乃把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綿綿密密參去參來，忽爾照徹萬法根源，方知老拙不浪安號，亦豈非不出塵勞，成辦聖賢事業者耶？

示昌宗道人

水潦和尚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馬祖與一踢，潦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卽呵呵大笑。平生示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蹄，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又良遂見麻谷，第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卻門，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說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昌宗道人寄紙需語，爲進道警策，仍寫二則，因緣以贈焉。若把無言無說，則大如認賊爲子相似，不爾則馬祖麻谷，有甚麼指示處？它二人如斯悟去，汝只於茲猛著精彩，參去參來，年深日久，必須知宗門下果有大機大用，奇特殊勝之事，至祝至祝。

示聖巖道人

龐居士曰：難難，百斛油麻樹上攤，老婆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聖巖道人，不遠千里，特來訪予巖居，其志足以可嘉，因寫如上，因緣以贈之。庶幾置之座右，時時著眼看，未審三人之中，擇那箇爲師？若謂有優劣，也不是，謂無優劣，也不是，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念念爾心，爾猛加精彩，參取久之，必知有飯是米，做底道理也。

示雪江禪閣大慧語不錄

法語之作，其來尙矣，大凡自非具大眼目，代佛揚化本色宗匠者，豈末學庸流，容易可擬之事業哉？倘或勉強効爲之，焉敢可逃妄談般若之誚乎？而今忽辱被需老拙語，用爲警策，老拙深慮僭越，有沮嚴命，媿悚之極，錄呈大慧禪師，答呂舍人一篇，伏希憑此而行久之，必有悟明之日焉。

示禪達道人

六祖大師答韋使君，厥略云：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德，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云云。大凡念佛要脫生死，參禪欲悟心性，未聞悟心性，底人不脫生死，脫生死底人，豈亦迷心性，當知念佛參禪，名異體同，雖然，古人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與麼則念佛也，鏡上生塵，參禪也，眼中著屑，只如此信得及，則不必相賺，禪達道人，勤修念佛三昧，有年於此，忽來余室中，請授衣盂，象受大戒，因需日用警策，迅筆以贈云。

示盲者通明

昔阿那律尊者，耽著睡眠，佛呵曰：蚌蛤之類也，仍七日不寢，發天眼通，見三千大千世界，如見掌中菴摩羅果。云云。汝真箇有志生死大事，須將卽心卽佛公案，時時舉覺，處處提撕，一旦忽爾打破漆桶去，謂之頂門具正法眼者哉。那時豈翅見三千大千世界耶？百億須彌無量佛刹，在一毫頭上看卻，更無餘也。至囑至囑。

示嗣道禪者

學道之士，先須慎護身口意，屏除貪瞋癡，視名等浮雲，棄利如糞土，出言也要祛詐僞虛妄，立行也貴圖穩實端潔，任遇世間種種違順境界，一一收在夢幻空華之中，然後以己事未明，常自勉勵，古人尙不容剪爪之暇，吾是何人也。荏苒一生虛度，光陰乃能抖擻精神，奮起志力，精進上加精進，勇猛更添勇猛，朝參暮參，行究坐究，一旦漆桶連底脫去，頓見本來面目，撞著本地風光，謂之出家行腳本志。一時騎畢底解脫自在，活潑僧者耶？爾輔子住庵，七更涼燠，自一歸庫下，到今不憚那寒隆暑，備嘗艱辛，勤役於井臼蔬圃之間，敢不遑寧居，料想爾日用工夫，爲之不致純密，若今個道業，不克成辦，職我之由，咎歸于誰乎？從今日去，庵中卒歲之計，都不要介懷，切望把生死大事，須臾不忘念耳。老拙力寫此萬藤，以代勞徠云。

示旨廣禪人

單傳直指之道，實非誠情所測，不可得而名狀，所以南嶽徒磨古輓，龍潭吹滅紙燭，德山棒若雨點，臨濟喝如雷轟，香嚴擊竹，靈雲桃華，俱抵一生豎指，祕魔只管擊杖，南泉拂袖便行，永嘉振錫而立，投子油油，薦福莫莫，金剛圈栗棘蓬，破砂盆，鐵酸礮，各立門庭，巨開鋪席，箭鋒相拄，機境互陳，龍驤虎躍，電馳雷動，疾焰過風，奔流度刃，豈小根劣機所可企及。雖然如此，若約我祖師門下，則非唯埋沒自己，抑亦忝辱宗風，其或未到如上田地，但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二六時中，造次顛沛，孜孜兀兀，念茲在茲，一切得失，是非苦樂，逆順等，一時放下，然後我佛所戒之事，寧喪身命，不敢違犯毫髮許也。不問山林，不問市朝，得穩便所在，乃打住提起，則無義味話，與之參究，著衣喫飯，屙屎送屎，一切時中，不要忘之，廢寢忘餐，嚼冰嘗藥，不用斯須少閒，徒喪光陰，乃與麼做工夫，管甚三二十年，只以悟爲期，日久歲深，念謝慮消，能所忘，伎倆盡，忽然如桶底子脫，水底火發，相似，然後返觀千七百則爛葛藤，豈啻如飛埃過目也哉。古人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至祝至祝。

示真源禪者

法弟真源，一日出紙需法語，爲日用警策，予謂法語者，道眼明白，底本色宗，匠事業，以其宗說俱通，意句圓活，而禪子取爲參禪之標式而已，是故得之者，如袖隋珠，卞璧而歸家也。實非單見淺識之流，容易所議，縱使勉強而作，非唯無益於佗，恐招謗乎己之必矣。老拙於法未夢見在，語也不會學得來，爭奈無分下筆，何況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閒不容髮，雖然，汝今懇請勤矣，不獲已，打些屋裏話，汝旣屋裏之人，想亦不出外頭也。今時學道兄弟，十箇有五雙，不免有知解過患，汝不可不知，纔入衆來，手腳未穩，無始曠劫，無明煩惱，未嘗一點屏除，將去又不曾著實做工夫，亦不曾得箇悟由，遽偷它從上過量底人說話，以爲己有，開口便道，元來無法可得，無道可修，三業不必慎，諸戒不必守，元無生死相，豈求涅槃心。又云：一代藏

教文、拭瘡、故紙、千七百公案、腐爛、葛藤、忽遭、人間、著如何是禪、便豎拳、下喝、怒目、擗眉、胡亂支將去、甚者、罵佛、呵祖、欺神、瞞鬼、撥無因果、無事不爲、謂之地獄、洋佛也、難救、有底以聰明資漁、獵內外典籍、談玄談妙、說心說性、諷詠、江月松風、而爲心地印、和會、青山綠水、而作本來身、有底只管打淨潔毬子、是句也、刻非句也、刻但向一塵不立處、行履、全不知箇是陰識會通、更有一等人、把諸家語錄、鈔寫數百句、作一冊子、收在懷中、密密背取、到處互相問酬、多一句底、僞慢色溢面、少一句底、忿懣氣塞胸、似者般底、參禪如何、敢得生死、臘月三十日到來、悔將不及、汝既知箇事、須是退步就己、真參實究去也、老拙爲汝、輒述十件要須、具在子后、汝當沒齒遵守而行、庶幾不虛作袈裟下之士者、

- 一者要須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須臾不忘念、
- 二者要須行住坐臥、檢束身心、不毀犯律儀、
- 三者要須不執偏空、不誇精進、勿墮二乘見、
- 四者要須攝意慎語、日夜靜坐、遠離閑妄想、
- 五者要須莫認昭昭靈靈、坐黑山下鬼窟裏、
- 六者要須廢寢忘餐、壁立萬仞、豎起鐵脊梁、
- 七者要須看父母未生前、那箇我本來面目、
- 八者要須雖參話頭工夫綿密、勿急求悟明、
- 九者要須寧不發明、經百千劫、不生第二念、

十者要須大心不退、大法洞明、紹續佛慧命、

示希運大師

世間一切憎愛取捨得失是非顛倒妄想等念慮、一時放下、須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之話、二六時中綿綿密密、無有間斷、參究去也、是乃臨生死岸頭、大得力底消息、除此外別無方便、至屬至囑、

示明大師

元無男女相、寧有悟迷、閒若要明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只將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話、二六時中無斯須少閒、究來究去、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所以世間憎愛取捨得失是非、凡目前一切境界、一時放下、綿綿密密參究去、歲深日久、工夫純熟、忽然如睡夢醒、如蓮華開、那時有甚生死可怖、涅槃可求、與劉鐵磨尼總持之輩、把手共行、豈非慶快平生者哉、明大師孜孜在道、一日袖紙、需用警策、因迅筆書此云、

示元參禪人

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是故善財參五十三人、知識汾陽參七十餘員、知識大凡佛祖以來、發大機、顯大用、立宗旨、建法幢、底人、靡有不從、參之字上、出頭來也、汝諱參也、身亦處參禪流輩之中、尤宜奮志勵精、不憚跋涉、尋師擇友、忽爾撞著、著頭宗匠、喫盡惡辣鉗鎚、直教妄識妄情、和箇妙解妙會、一時蕩除、然後做得灑灑落落、超宗越格、俊快伶俐、活漢、豈不偉哉、其或未、然、泥絕萬慮、放捨諸緣、把一則無義味話頭、四威儀中、無少間斷、參去參來、說甚十年五載、

假使百劫千生不悟不休，如是信受，如是操守，謂之真本色道人。若離卻如上二途，於諸道業無一所辨，終日閒散游談無根，在萬空過一生，依舊輪轉六趣，偏爲徒有參禪名，全無悟入實，可媿可畏，思之勉之。

示秀格禪人

汝年雖甚少，出言頗以老矣。常語道友云：某甲忝慕先哲，煨芋垂涕，移茅入深高風之久，異時必須索我巖谷之中，其志尚善，則固善，惟恐遠離師友，無聽提誨，開遊安眠，甘墮庸輩。汝當深念空山，聞爾有便辨道，生死在呼吸，如何虛度日，幸有現成公案，今舉示汝，僧問古德：如何是淨法身？云：山華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又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猛著精彩看，是什麼道理。蒲團竹椅之上，良不在言也。採薪拾果，鋤圃汲澗處，正好參究底時節，忽爾透得祖關，發明己事，謂之自證自悟活道人者耶。

又

大凡爲人子者，稟父氣分，天下古今所以理之令然也，非必求而得之，學而取之。汝入余室，爲余法子，然癡頑疎慵之性，與余毫釐不差，益成夙生師資緣熟焉。其性也，既而相同，其跡也，寧可不然乎？汝須俟余渣然後，雖三箇五箇所在，不要與人聚首遊處，只去澗邊林下，旋縛尖頭茅廬，形影相弔，隨分修持，謀終此生也。余有緊要一訣，寶祕之久，今當付汝，勿輕語人。汝每日晨興，先須引手自摩頭顱，亦以目顧身上袈裟，心念口演：吾是釋迦文佛遠裔，縱使喪身失命，誓不壞毘尼軌範，至囑至囑。

示應山善庵主

昔出家學道之流，才入衆來，三篋縛腰，執爨負春，不憚勞苦，殆臨危亡之不顧，蓋爲法忘軀耳。所以盧郎踏碓，平黃梅糟廠，演祖主磨於白雲山中，百丈爲說大義，預去開田，木平每見新到，令其搬土，或者折薪論榮枯，或者摘茶辨體用，或者掛井上肩，折擔悟道，或者束桶失手，墮地了禪，皆是外若盡日順做務，而奔波內，不須臾忘參玄之正念，故往往一機一境，築著碯著，方知此事不必在竹椅蒲團，而壁靜默之中，吾應山善公自入空門以來，未嘗一霎偷安逸體，初開松泉，今據明光，鑿山夷址，穿崖引泉，栽松種竹，縛籬鋤圃，咸將躬爲，不敢欲役人，酷有古德之風度，遐邇靡不嘆服。老拙與公，傾蓋之日，雖不久矣，其義情濃厚，無由爲喻。一日出紙求字，寫之以醅，其請云。

示是乘知客居山

上古之禪，稍輒千峰萬壑，幽巖邃谷之間，得身世兩忘，與草木俱腐者，不可勝計矣。吾佛亦說欲求寂靜，無爲安樂，當離鬧鬧，獨處閒居，乃至若於山間，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何況叢林衰替，看不上眼，苟有意辨道之人，望彼境界，當如畏蛇之窟，避蠱毒之鄉耳。雪舟乘知客，徧歷京師，相陽諸刹，皆盡寒酸風味，而乃拂衣遠引，圖臥林丘，去秋來此，與同志五七輩，聚首蝸屋之下，過一冬，說猶嫌山之淺，且欲從深入於深，其高尙之趣，足以可嘉也。大抵學道之要，最貴明心，明心之捷徑，只在生死切，生死切則頭頭物物在在處處，無非爲我之警策者，何必假求師友乎？谿聲山色，白雲青松，凡屬見聞一一爲汝助發禪機妙。

用者耶。所以古人云：欲識本來心，青山綠水深。又云：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思之勉之。

示齋侍者

齋侍者，雪村和尚高弟也。天資聰俊，事業絕倫。異時扶起祖庭末運，非兄者誰歟。一日忽省學解機智，無輔於道，掃蕩淨盡，不留元字腳。孜孜兀兀，不棄寸陰，究明自己躬下事，亦欲去尋亂山深更深處，盡一平生，永不將名字落人間焉。甚可敬愛乎。切勿令放煨芋煙，出乎戶外。恐是薰徹九重城中，誤引詔書入雲耳。正宜慎護，正宜慎護。老拙臨別吟一聯，落韻詩贈之云：

隱山燒庵何處去，大梅移茅跡已空。今日君懷丘壑志，挽回千載舊高風。

示正印大師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截斷生死命根。底利器，照破本來面目之鏡光。汝只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捨諸緣，打成一片，如咬鐵橛子，似吞栗棘蓬。參去參來，斯須少閒，莫有退志。忽爾打破漆桶，心華發明，照十方空。那時縱雖尼總持，劉鐵磨也須斂衽伏膺者耶。

示南大師

汝只須勵勇猛向道之力，把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束做一箇無字。起大疑團，孜孜參究，則正似堅共巖城，不可犯干。所謂昏散等諸魔，色聲等六賊，望崖而退。此志久遠不變，何患靡有悟明之日。我今大書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八字，以付汝。好收拾去，切莫須臾離卻身邊。才覺工夫有閒斷之時，當取見之。其策發勸誘之功，雖百千良導善友，勿以逾諸。至祝至祝。

示龍禪者

參學之要，專在洞明己事。若欲直捷相應去，只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之話起大疑團，孜孜打捱，忽爾撞翻上頭關捩子，非惟拔卻生死根株，和他佛病祖病同時打失。那時如龍得水，虎靠山相似，慶快平生，豈不肆歎。龍姪病中寄紙需語，揮汗迅筆，塞其請云。

示山上人

波州山上人，辛丑春來山中道聚，夏罷告別之次，袖出紙而求法語。余笑曰：我未見一法之可得。夫復何語云哉。山云：胡爲區區惜辭如斯。唯望示及一則古人因緣，用要爲前程警策。勉請甚至，余不獲已，謂之曰：昔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汝只將這話，一切四威儀中，綿密打捱，久久工夫純熟，打成一片，須彌山便是自己。自己便是須彌山。須彌山與自己，開不容髮，論甚無明煩惱，以至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亦須望崖而退。汝如此信得及去，直饒雖未得直下打徹，定是不被知見解會，露布葛藤籠絡底本色。辨道人耶。乃援毫寫之贈云。

示禪燈新戒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以降，相傳續燭接輝。直至今照映天壤，無幽不燭。謂是教外別傳之禪也。爾既爲他家種草，操履當攀上流。終始勿墮庸輩，勉勵志力。晝參夜參，一旦心光燦發，照十方空。非惟碩大法燈門風，亦見自己名實。所當耳。禪燈新戒袖紙需字，迅筆塞其請云。

示增禪人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將這話頭，行參坐參，切忌忘念。大凡學道之人，正須

以生死二字貼在鼻尖頭上，百千違順境界現前，即時放下，孜孜兀兀，如大死人相似，究之明之，光陰倏忽，時不待人，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增禪者在山中聚首，有志參禪佳道人也。臨別雷語，迅筆以贈。

示山禪人

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且古人怎麼道意在何處，於此著得一隻眼，汝即青山。青山即汝，汝與青山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雖然如此，若約衲僧門下，猶隔鐵圍在，直須揚身那畔，踢倒五須彌，方與此事少分相應。哉，山姪雷語，以為警策，迅筆付之云。

示善教大德

若欲超脫生死，直至佛祖之位，只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不棄寸陰，無有間斷，參究無義味話頭，且喚甚麼為無義味話頭？父母未生以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只將此話頭起，大疑團，忘寢食，廢寒暑，綿綿密密參去參來，恰如咬鐵橛子，吞栗棘蓬相似，直得無下梢處，忽然蹉口咬得破，吞得下，謂之大徹大悟底人。唯如此修行去，直饒今生雖打未徹，此志堅固，永不退失，逗到臨命終時，人身不失，惡趣不墮，重出頭來，必是一聞千悟，豈非般若靈驗者哉！記取記取，勉旃。

示元杲上人

趙州無字，乃是諸聖骨髓，列祖眼睛，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唯從箇無字上流出得來也。正當參究此話，全非義味思量可及，如咬鐵橛子，吞栗棘蓬相似，直無偏下梢處，至于情盡識鎖，知解泯能所忘之時，忽爾因地一下，則非惟拔卻生死根株，亦須掀翻涅槃牢獄，豈不慶快平生也。

哉

示先天兆庵主

古人云：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作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沈散亂來。老拙不然，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打做一枚鐵團圓，參究則所謂昏沈散亂，卻為我伴侶，還有與古人相見分也無？只要綿綿密密，閉不容髮，若如此做將去，縱雖不能直下透徹，捱到臘月三十日，獲力不少。

示玉禪者

如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汝十二時中，屙屎送尿，著衣喫飯，承誰恩力？若是於此尚未得力，只將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綿綿密密，孜孜兀兀，參之究之，工夫熟時節，至打破漆桶去，豈不慶快平生者耶。

示鏡大師

昔滄山封鏡送與仰山，仰山提起，示衆云：道得不撲破，衆無對，山乃撲破。汝於這話薦得，不妨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脫或未，然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參。

示從本禪者

出家學道之士，宜將尋師擇友而為要緊也。汝今仰慕慈廣和尚道風去，求依棲，厥志良嘉，聞說堂中數十輩，箇箇本分兄弟，晝夜孜孜兀兀，坐若枯株，咸謂石霜風規千載不墜矣。汝萬一見許挂錫，當須先以三年為一期限，足禁出門，脇塊到席，口絕戲嘲，意離攀緣，只二六時中，綿

綿密密參究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之話。既遇如此師，得如此友，居如此便當所在，汝在彼不辨道業，更可待何日哉！其或遊州獵縣，看水觀山，徒喪時光，全非予法屬者耶！異日雖歸來，斷不可有相見之分，從本勉之，思之。

示道芽侍者

余忘年友于芽侍者，天資爽拔，道貌穩實，以己事未明爲念，棄天龍法席，來此山中，與同志五七輩，俯首茅茨，一夏尺璧寸陰，孜孜參究，真佳弟子也。秋風一策，忽催歸歎之興，臨別出紙而需抽字，余絕筆之久，揮手謝遣耳，然猶懇求不已，因問曰：黑豆未生，芽時如何？云：不知。又問：黑豆已生，芽後如何？云：不知。又問：黑豆生，芽與未生時如何？云：不知。余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咸在箇三不知之下，冰銷瓦解了也。他唯唯而已，余乃援毫寫之，塞其請云。

示園林方長老

言前領旨，句外明宗，獨立乾坤，眼空宇宙，若約禪僧門下，則喚來，教它洗腳始得，這般現成說話，正是家常茶飯，宜且高闊，真箇要欲截斷生死根株，拶到佛祖田地，當須退步，就已頻下鉗工，參取趙州無字，是則把本修行也。園林圭巖長老，雖既住院匡徒，以大事因緣爲念，獲見問及厥志可嘉，仍迅筆以贈云。

示閉翁譽侍者

佛性秦禪師云：五祖師翁頌趙州無字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熾熾，更擬問如何，分身成兩段，只消露刃劍足矣也。剩了下面三句，據余見處，爭如我箇檐外數株梅華，忽被昨夜狂風暴雨

一，時空盡片也不見者，箇卻是頌得恰好，雖然若又恁麼領略，未免眼中生華去也。唯向者僧未設問，趙州亦未開口以前，參取是箇甚麼道理，則歲久月淡，必有悟明之時哉。聞翁侍者，因參趙州無字，出紙求其旨訣，寫之塞厥請云。

示定巖一侍者

天得一清地得一寧，禪僧得一又作麼生。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備既有志參禪，只將這話專一厮捱，捱去捱來，積以歲月，捱到無可捱之處，直得三世諸佛，橫說豎說，如雲如雨，和它千七百則隔爛萬藤，一一打歸自己去，影由形生，名以實顯，方知當初用一爲諱，甚不偶然。

示霜林果侍者

臨濟大師唯以一喝用事，道出常情，難可測度，閒有垂慈救物，乃區分三玄三要，排列四賓主，施設四料簡等，皆如火聚吹毛劍，觸之近之，靡有不獲，喪身失命者，是故其直下的孫燈燈相傳，繩繩不絕。到我松源師祖，僅十有五葉，家業不墜，赤手全提，儘見登門者，恰如金翅摩海，直取龍吞，師子一吼，百獸腦裂，亦有三腳驢兒，弄蹄行，鐵酸醜破砂盆，開口不在舌頭上，等之句，嬰其鋒，中其毒底，箇箇出羅籠，離窠臼，電馳星飛，龍驤虎驟，偉哉盛歎，鉤鉤乎雷霆，一時晃晃焉，照映萬古，嗚呼！如今遺風餘烈，幾乎掃地而休，有意斯道之士，豈忍坐視，只憑箇伶俐底後生出，作他家種草耳，其人脫或命不遇時，力無逮志，只去巖棲林居，草衣果食，專究己躬之下事，與夫今時踞猊牀，握麈尾，妄談般若，累招罪愆之輩，豈翅霄壤不侔而已。古云：看水看山

坐無名無利身其詞頗似淺近意味極深之遠矣余一夕與客談及於此果侍者在旁竊聽翌旦備紙筆來教余寫此因勉應其請云

示平基藏主

昔水潦和尚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祖與一踏水潦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識得根源呵呵大笑平生示衆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休又復呵呵大笑汝久既教乘研窮玄理未審三乘十二分教內將水潦得處攝那教去須知宗門果有箇奇特事若做奇特想又是不是了也子細參取莫將爲等閒只要嘗一樹知鼎味其倘未然只今休去即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示興性禪人

興性禪人在此山中既三載勞役庫務之間晨夕靡遑寧居其志良勤矣蓋緣與余有俗門之瓜葛者今亦暫去歸京師只望爾以此大事因緣爲念放下諸緣打做一件事參究此道余已迫桑榆日夕難保千萬不要久在外歲晚歸來依舊輔弼衰朽是所庶幾也

示昇侍者

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只要將這話頭在呻吟痛苦之中刹那無有間斷參去參來忽爾噴地一下則非翅去卻膏肓必死之疾亦須屏除佛病祖病禪病等更無餘者昇侍者病中寄紙需語以爲涅槃堂裏警策因寫此贈之云

示靈仲英侍者

嘗聞提撕公案做工夫底如手握鏡錘如擊塗毒鼓相似嬰之觸之者尸橫萬里耳說甚生死魔軍煩惱結賊以至真如實相菩提涅槃敢無由近傍假使黃頭老碧眼胡亦須倒退三千里者耶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唯於箇無字起大疑情痛著精彩看是箇什麼道忽爾一旦噴地一下則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和這無字一時瓦解冰銷豈不快哉豈不快哉理吾鄉英靈仲特來山中道聚茅茨之下夏罷告辭出紙求語因信筆寫此以贈其請蓋非世之所謂法語類矣只向家裏人說些家裏話耳切乞前程莫出示人恐招譏誚哉

示松嶺秀侍者

松嶺秀侍者久侍實翁以爲言行之師所得酷多矣二十年前訪余巖居而後或去或來厥道義之篤至今敢不少渝也今夏亦來聚首茅茨之下向道之志唯知進而不知退加以機辯峻捷不失衲子體裁良以足可嘉哉解制之前一日來告辭之次從子請益臨濟參黃檗因緣子謂渠云臨濟道我初詣先師三度問佛法的大意喫它六十鳥藤了恰如蒿技拂相似而今思喫一頓誰當下手惜當時等閒放過它了若箇漢出來曰某下得手待它擬開口彈指一下云蒼天蒼天管取它無吐氣轉身之分秀曰千載之下不肖之孫還無有具如上手段底麼子笑指秀云咳非子夫復誰欺子授毫記此以贈云

示聖賢大師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十二時中一切處著精彩看箇是甚麼道理莫做有無會莫做無無會莫做真無會世間得失是非人我憎愛顛倒忘想等譬在佗方世界豎起脊梁

骨不離蒲團上，拌取久遠不退轉身心，一生兩生，乃至盡未來際，不悟不休，如是做工夫去，不患無微證之日，只要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八箇字，蘊于胸中，須臾少閒，不敢忘之，若不然，則與昏散二魔侵擾，永劫不能成辨道業也。老夫今年六十八，餘算無幾，想無復相見之日，唯依此修行，大圓鏡中時時對談也。

示天機庵主

參禪不論愚之與智，男之與女，只是天機俊捷，識見超過，氣蓋乾坤，眼空今古，伶俐活漢，方獲與簡事少分相應去也。是故末山無著，尼總持，劉鐵磨，皆是徹大法之淵源，得祖師之骨髓，宜乎其遺風餘烈，至今凜凜然乎天壤之間，謂之身處女流，成辨大丈夫事業者，備如今真箇有志此道，惟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念，即把世間一切是非愛憎，苦樂逆順等妄情亂想，一時放下，乃把僧問古德，一念未起，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話，綿綿密密，孜孜兀兀，行參坐參，朝究夕究，說甚三十年二十年，縱歷百千劫，不悟不休，若此辨取不退轉身心，參究將去，必無不明之理，忽爾心華燦發，照十方空，那時非惟與它古人把臂竝行，正能坐斷佛祖頂額，豈非慶快平生者哉。天機庵主，春秋富盛，遽爾落髮，披緇墮三寶之數，加以賦性純真，惟道惟勤，自非夙薰般若之甚深，豈克若斯乎。而今出紙需語，欲爲進道警策，輒援毫寫此，爲藤塞其請云。

示齊雲均侍者

我松源大祖翁，乃是臨濟十有五世之的傳高弟也。在宋嘉泰開禧之間，以所得底一百二十鈞重擔子，送在天下弟子肩上，多怕怖驚走，堪忍是任者，鮮矣。如今此擔子，留止西來嵩山之

下，予見齊雲老兄，有力荷擔這重擔子者也。切望莫忽焉。且道那箇是這重擔子，大力量人爲什麼，擡腳不起，明眼人爲什麼，腳跟下紅絲線不斷。

示棋庵主，先聖語不錄

棋玉田生子，積代將爵貴權功名之家，忽省幻世可厭，而裂冠披緇，自從一入空門，日夕精勤，脇不到席，直要至古人真證之地，而後已矣。大鑑聊感夙因，安名付衣，其驗於此可見。甲辰春，訪余巖居，俯首茅茨，既是一葺，一日告辭曰：且去別山過夏，秋風孤杖，必是再會之日。乃出紙需語，以爲途中警策，余不欲容易發語，輒招妄談般若之謂，而懇求不已，因寫時昔所聞先輩之數語，以塞其請云。

示子景大師，中峰語不錄

子景大師，須臾不忘生死事大，孜孜兀兀，念茲在茲，余寓于垂木嘉隱庵，他最初來相見，問以此道及余遷野部山中，縛茅而居，又來做屋民間，乃度一夏，前後來往三載，其志可嘉也。而今繕寫中峰和尚法語一篇贈之，如是的實痛快，如是深切著明，汝依此修行，當須與鐵磨參，瀉山總持見少林，無以異也。

示珍禪者

太元延祐庚申冬，與然可翁俊鈍庵，同登天目山，謁于幻住老人時，雪滿千巖，一庵間爾，吾儕三輩，前立列拜，各做親見鼻祖於少室峰前之想，因扣以宗門要訣，第恨疎鈍之跡，弗克領會，委曲垂示之旨，嗚呼！倒指既三十有七，白惟如一日，真聞世哲人，豈獲復見也哉。遠江珍禪者。

妙年英俊，孜孜辨道。一夏聚首茅檐之下，忽需進道警策之說，即抄寫如上法語，以塞其請云。

書中峯和尚法語之後

中峯之道三傳而到，雪巖將破砂盆，和空擊碎，七零八落，將謂今已靡有子遺，幸有不肖的孫，幻住老人出，從頭整頓，依舊圓陀陀地，甚生可觀。夫之謂後中峯者耶？如未證據者，請把這葛藤子細著眼看。

書壽位之下

愚平生不欲與人所知，是以棲遲巖壑，積有年矣。邇來不意多有同心尋訪，竝屋散處，無由關防，亦是報緣令爾，勿奈之何也。即休覺兄教愚寫如上數字，欲永隨身，蓋道義過厚耳。愚老矣，殘喘無幾，我兄聞愚物故，把此軸子急須火之，愚深嗟留，取閑名久在塵世者耶。

書朴禪人十願十誓文之後

關西愚隱朴上人，非翅參道之志，酷切旁亦煉頂然指，刻苦精修，殆幾遺身，矧乎嘗設十願十誓文，護之恰如目睛，每謂人云：寧可令此生身淪墜三途，而經歷多劫，不肯破犯如上誓願。若毫髮許，所有善因，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者，余靡勝嘉歎之至。命筆書厥文尾，以贈云。

遺誠

老拙如今世緣將盡，因願命諸法屬等待，余溘然之後，宜須林下晦迹，火種刀耕，圖終一生也。契經曰：當離闍闍，獨處閒居，山閒空澤云云，是乃吾佛最後慈訓，寧可不遵奉哉？汝等各精嚴勤修，庶不向袈裟之下，失卻人身，是余深所望于爾輩耶。汝等見余氣絕，急須收窆，切莫留。

遺骸以使人見之，掩土壘石，既畢，勸乎同志，只諷首楞嚴神呪一遍而已，然後把熊原還于太守，以茅庵付與高野父老等，各自散去。父老若又有固辭意，汝等與諸道友相議，請一老成宿衲，以充庵主，為他討柴水，便當底雲水兄弟，作一夏一冬安禪辨道之所在，亦可。餘無復可言，遺屬遺屬。

遺偈

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趺，熊耳隻履，又是空華結空子。

跋

寂室和尚南遊之後，晦跡巖谷，與世邈如，謝遣人事，絕筆久之。晚年因衲子懇請，迫不獲已，往往一言半句，流落江湖，或爭暗誦，或私傳寫，烏焉之誤，蓋不少，恐其遺失，據本印行，不敢加損，望無差誤。昔永和丁巳冬節之前三日，釋沙門性均謹白。

增補

示俊上人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截斷生死根株，底利器，照破本來面目。

之鏡光也。汝只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放捨諸緣，打成一片，如咬鐵橛子，似吞栗棘蓬，參去參來，斯須少閒，靡有退志，忽爾打破漆桶，心華發明，照十方空耶。

永源寂室和尚語錄卷之四終

近江州瑞石山永源禪寺開山教誡

圓應禪師寂室和尚行狀

師諱元光，字寂室，世姓藤氏，隸作州高田縣當村上天皇時，小野宮左府實賴公攝政，其玄孫小野宮少將某，生某某，聘平氏女生師，寔伏見天皇正應三年庚寅五月十五日也。母氏無憂，神光滿室，宗族皆賀曰：此兒必爲異人歟。祥何若斯也。七歲鄉閭群兒釣小魚，獲得之則屬師，護焉。師謂此魚雖爲微物，皆有命之屬也，其可忍殺哉。悉縱群兒佛然矣。自卯角天稟超慧，父母命歸釋，遂辭作之舊梓，造京東福，依大智海禪師披緇。一日姨母延茹葷，師正色曰：入釋門，豈犯佛禁，不聽。十五落髮受具，適江州田上縣，偶見一僧返關宴坐，心竊愛慕，從此要學。離文字法，一日隨衆摘茶，有一僧視師以爲奇貨，謂曰：汝才不凡，胡其匏繫於此。方今關左有約翁儉公，天下緇徒龍門也。汝儒入彼鐘繡，則大器必成矣。師依其言，乃拉是僧偕行。翁時董禪興席，師到則執弟子禮。前夜翁夢如諸聖降現，光明照燭於山河，故以元光爲法諱。志瑞也。德治二年，約翁膺公命，視家京建仁，供奉湯藥。此時徒弟數輩列于班次，時論紛然。翁曰：古之善用入者，內不避親，外不避讎，惟材是庸而已。流俗之言於我何渠矣乎。職既滿，潛詣和州安部，於文殊像前，期七日，煉頂祈修，道抵于成也。業畢，又侍翁，翁適不安，師問曰：如何是末後一句。翁摹面打一掌，師豁然領悟。時十八歲也。明年偶作雪達磨頌曰：暫借空華示半標，普通年事未

迢迢西天此土飄零恨縱使春風吹不消一山國師見是作撫掌稱賞延慶二年受約翁誨隨金澤慧雲律師習毘尼學纔決三月涉其梗槩辛酸所攻血爲之溺也廼舍以去翁時住龍峰又侍巾匝佛涅槃大衆作頌求交潤約翁翁從頭一一校之逮卷尾桃李春風二千歲謝郎不在釣魚船之句翁曰此必光侍者作也果然一山國師住南禪舉師侍香時歲二十八也元應二年師歲卅一聞天目中峰和尚道振華夷附舶便南邁登天目山日方逮哺積雪滿庭同行然可翁俊鈍庵與俱侍立不退峰於師臂端獨書明日來也四字師徑走后架掬水洗之徑山元叟保寧古林鷄足清拙靈隱靈石紋若絕學華頂無見天目斷崖皆徧扣之到問答機緣師不敢舉著於人焉本朝嘉曆元年丙寅即大元泰定三年也是年已理歸檣海中風作怒濤排空滿船無人色師舉目白衣觀音現于空中少焉風濤霽威著岸于長州暫居三角縣初一山稱師爲鐵船中峰更製今字有頌子證焉逮東歸一時哲匠有贈言同船人見而珍愛之乃殯散與焉建武元年備後州吉津平居士雅嚮師道其室竹居迎館於廳事師恬然居茲三年矣竹居捨宅施師名韶光庵後宏其基改號永德寺觀應元年庚寅七月九日有長勝寺命不就焉自大元還積二十五載在備作際專將韶晦而居焉其地曰歌島吉津安田椎村其寺院乃西祖明禪安國慈廣菩提也越明年辛卯僑居攝州福嚴寺又應道友招住江州往生院一日訪西禪長老之次邂逅天龍夢憲國師談話至漏盡憲自延文五年庚子師歲七十一江州大守佐佐木雪江居士重師名行獻以卓錫之地與島云雷谿云且曰斯二境吾州山水眉目也師任性居焉明年康安元年辛丑正月十八日入雷谿相攸觀其林壑幽邃頗愜素抱剔祖獨

蕙營締梵居山中吏民効子來之助既成山曰飯高寺曰永源永取大守諱源取其姓後改山號瑞石以石之靈也寶殿安閑思大士像悟都管塑之先是命工所造收在龜背俱有師供養語所謂瑞石置後門壁下顯其半棧斯石舊在東峰頂高野父老感夢告于衆致焉其重挽可用數百人力而纜十數人扛如石自行達于寺時以爲神運焉殿之巽位有僧堂師曾榜之曰坐中警策只不可過惹衣敲席耳痛以竹篋行事則或動他心念恐壞道義各庵遵守此法式深所庶者也除儲女慈源奉岸本村腴沃充堂裏齋粥之資殿之坎位作石磴直登數十尺上有地平衍寬爽置三重寶塔兌位高臺曰含空廼爲師遷寂之處焉光明皇帝賜親筆手詔曰山中平生提持之一句可授與之由可被傳命寂室和尚者也復有天龍寺詔曰天龍寺住持職事學道宏達人間縑素所慕會下也霧豹之跡年尙查替獨善之地雲龍之感時臻宜開兼濟之道早辭雷谿之幽棲入龜山之禪刹令紹隆叢林之軌範可奉祈邦家之安泰者天氣如此仍執達如件康安二年二月十五日左少辨鹿王院普明國師寄書趣其出世其書云云書辭果幅真治二年癸卯辭建長命專使力强之潛避往於伊勢事寢還瑞石抄喜中岩月公委師不赴徵命寄書激勵曰方今佛法陵遲豈無心于出世度生乎師作偈謝之是時焉徒景從如芳玉腕夫一關圓月心愚大拙等天下知名之士數十輩在會裡一衆二千人傍潤縛茅以居精勵咨訣固山中一時盛事也六年丁未九月一日唱滅含空臺先書遺誡曰老拙如今世緣將盡因願命諸法屬等待余渣然之後宜須林下晦跡火種刀耕圖終一生也契經曰當離闍闍獨處閑居山閒空澤云云是乃吾佛最後慈訓寧可不遵奉哉汝等各各精嚴勤修庶不向袈裟之

下失卻人身。是余深所望于爾輩耶。汝等見余氣絕，急須收窆，切莫畱遺骸，以使人見之。掩土疊石既畢，勸乎同志，只諷首楞嚴神呪一遍而已。然後把熊原還于大守，以茅菴付與高野父老等，各自散去。父老若又有固辭意，汝等與諸道友相議，請一老成宿衲，以充庵主。爲佗討柴水，便當底雲水兄弟，作一夏一冬安禪辨道之所在亦可。餘無復可言。遺囑遺囑，又書偈曰：屋後青山檻前流水，鶴林雙趺熊耳雙履。又是空華結空子，書畢擲筆卽化。世壽七十八，坐夏六十六。諸徒奉遺命塔全身。是時舉州之民，如喪考妣。凡度僧尼千餘人。至衣冠之族，授於法諱。則不知其數矣。師知化緣將盡，方前數日，命靈仲彌天撰祭文，文成呈師，師覽大喜。子後二老裝香真前，各自默誦而已。師之爲人，也。顏角端偉，風誼簡遠，蚤負超邁特偉之資，而無與人競之態。平居不勉讀書，而一覽則無之遺焉。至文辭之典麗，偈頌之幻妙，咸遊戲三昧之使然者也。第以雅意丘岳，遠脫身於稠廣，蛇山鱷水，慨然南遊。歷往古聖跡，扣名師戶庭，將欲以覈窮殊軌也。然而旋於桑域，不渝國師舊盟。蓋大唐國喪無禪師之謂歟。頃者杜撰知識，將禪道爲戲具，扶裨闡揣摩之術，誑誘三家村裏窳婦傭夫，師痛懷於茲，以故巖居川觀，確乎無應世之志。視勢利也，賤於腐芥，待王侯也，輕於游塵。恐煨芋之煙出戶，然而天下望之以爲佛法津梁。暨居瑞石，參徒日臻，聿弗獲止而受之，非師之意也。攝政二條藤公良基，博學洽聞，爲一時碩匠。親師真蹟，曰：世皆稱師道德孚於人，而不知雖書楷末技，特有是妙也。字畫入火中，不燒者往往在焉。齒落之與髮剃，爭取十髮者後看之，悉產設利矣。小師道證，始入金剛乘教，開厥祖弘法大師肉身尚存，往高野山祈壹瞻禮。弘法感夢曰：汝欲我親乎。今旺化近江州，稱寂室禪師。卽是矣。證如酒而醒，兼程走北，中路遇一椰子者，展而見之，則師之真也。證意異之，既臻瑞石山前，有墟落，曰：高野。證益忻前夢之符會，速授禮於師矣。初以後生，稟知於海藏虎關鍊公。鍊公適過，作觀厥地形勝，曰：偉哉師之肖也。清淑之氣，篤生一人者乎。鍊公宗門南董也，其立言必有以成矣哉。

贊曰：南天祖師，以如來所傳之法，分爲教內教外。顯密雖異，同一教內矣。昔者檀林皇后，得密法於弘法，弘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弘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燦行彼地，后乃使弘法之徒慧尊法師，泛海覓法。尊遂參見杭州鹽官國師，且通太后之幣，仍請其上座義空禪師而還矣。於是皇后創檀林寺，居焉。官僚受指令者不少，然而本朝時機未熟，無由播揚弘法。豈無遺願乎。尊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勅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建之羅城門側，因是觀之。弘法已欲教外之宗流通者必矣。其作十住心論，不載我宗，蓋有知也。五百年後，再現扶桑，而價宿願者乎。雖然教內所談，不漏三機，以故流通亦遍。聲光亦熾，教外所指，專被一類。上上根機，諦信之者尚難多得。況復諦當者乎。宜哉。前身後身，否泰不同，愚者莫以容疑焉。嗟乎歲纔十八上，忽被儉師一掌，徹證臨濟骨髓。空手跨海，掉臂橫行。諸大老門，空手歸朝。張皇大覺，正續玄風。教化歸入阿字門內，亦無遺恨乎哉。

右據昔時年譜，纂要紀之。

寬永二十一年歲次甲申

永源住持比丘一絲叟文守。

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發行

國譯禪學大成奧付

編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裡祖泰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宮下軍平

不許
複製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茂人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ノ十六
振替口座東京三四〇九番

二松堂書店



387
256

終

